

第一章 家貧難許嫁

水竹村，喬家。

清晨的光暖洋洋地撒在牆壁斑駁的院子裏，因是盛夏，院中綠意盎然，生機勃勃，倒是掩蓋了原本的破敗之色。

阿薇踮腳取下頭頂瓜藤上掛著的抹布，將爺爺出攤用的工具箱麻利地擦拭一番，準備和爺爺一起出門。

喬家在村裏沒有地，爺爺喬老頭是個補瓷匠，靠走街串巷給人補碗、補盤維持生計，而阿薇負責給爺爺打下手。

這年頭，貧民惜物，摔壞了碗碟通常捨不得扔，補一補還可再用，畢竟補一個碗的錢比買一個碗的錢便宜很多。

阿薇揮了揮抹布上的灰，將出攤的挑子也擦了一遍。

太陽曬得她臉上暖烘烘的，如瓷的雪膚透出胭脂般的紅暈，細密的汗珠若隱若現，一張俏臉猶如溢滿漿汁的蜜桃，惹人垂涎。

她十八歲，可看著卻只有十六歲的模樣，如花一般嬌嫩，即使荊釵布裙，仍舊不掩標緻的相貌。

忽然，她聽到屋裏的爺爺喊了一聲，「阿薇，今天不出攤，妳到我房裏來一下。」阿薇應了一聲，將抹布掛起來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朝屋裏走去。

八歲的弟弟小謹正在房間裏看書，聽到爺爺叫姊姊，不禁放下書來，朝對面爺爺的房間望去。

拂開洗得泛白的藍布簾子，阿薇看到爺爺正坐在桌前，一口旱煙吧嗒吧嗒地抽著，看她的神情意味深長，她心下不由得亂了幾分。

喬老頭讓她坐下，沒說幾句話就入了正題，「阿薇，妳也十八了，這些年跟著我做幫手，操持這個家，倒是把婚事耽誤了。爺爺想過了，這幾天就找媒人把妳婚事定下來。」

就猜到是說這事情，阿薇略微無奈，「聽爺爺的。」父母早年亡故，她與弟弟跟著爺爺相依為命，現在她的婚事便由爺爺做主。

喬老頭繃著的臉放鬆下來，笑了笑，「我知道妳和青松從小青梅竹馬，青松那小子也是個實誠人，我會先托媒人去楊家問問的。」

楊青松是阿薇的表哥，是阿薇舅舅家的大兒子。

從爺爺房裏出來，阿薇發現弟弟跟在自己身後，小聲嘀咕著，「姊，爺爺跟妳提婚事了？」

「你又偷聽。」阿薇伸手輕輕捏了一下小謹的面頰。

小謹嘻嘻一笑，一副小大人的模樣，「我這是關心妳！」

阿薇笑歎了一口氣。

「姊，妳不喜歡青松表哥？」小謹洞察到姊姊滿懷心事。

不知道如何回答他，阿薇便敷衍道：「我也不知道。小孩子不要問這些，快回房讀書。」

小謹一噘嘴，氣呼呼地跑回自己房裏。

阿薇取了幾個紅薯，蹲坐在院子裏削皮，削著削著，腦子裏卻浮現出楊青松來家裏替她挑水砍柴的場景。

有一次，他對著自己呆看，鼓起勇氣說一定要娶自己，說完還沒等自己回答，他先憋出個大紅臉，低頭悶聲跑了。

這位表哥確實是個實誠人，阿薇對他說不上多喜歡，但肯定是不討厭的，甚至帶著點感激的心情。在她父母死後，舅舅對兩個外甥並未多加關懷，反而表哥對他們姊弟一直照顧有加，經常背著家裏給他們帶好吃的解饞。

表哥和舅舅都在鎮上做工，家裏還有幾畝不錯的地，日子過得還算紅火，算起來表哥可是村裏不少姑娘傾心的對象，若說她還有什麼擔憂的，或許就只是怕婆媳間難相處吧，她那位舅媽可是村裏出了名的難相處，舅舅對他們姊弟的疏遠，也讓她有些介懷。

這會兒喬老頭從房間裏出來了，對阿薇叮囑了幾句便出了門，阿薇看到爺爺手上捏著幾個小紅封，知道他必是去找村裏的劉媒婆了。

直到午間，喬老頭也沒有回來，飯桌上只剩阿薇和小謹兩個人，一碗熱騰騰的香甜紅薯，一盤青油油的筍尖炒肉，兩人卻吃得一言不發。

小謹見姊姊心不在焉，頓時也沒了食慾，像突然想通了什麼，他堅定地說：「姊，其實我不想妳嫁人，我跟爺爺說，我不去鎮上的私塾了！」

小謹心裏很清楚，爺爺是為了束脩才急著讓姊姊嫁人，鎮上的舉人安先生要開私塾，有適齡孩子的人家都擠破了頭想去，束脩一時水漲船高，竟要到十兩銀子，以喬家這個條件，就算能勉強湊出這些銀子，將來的日子只怕也不好過。

在小謹心裏，姊姊那麼好，即使是青松表哥也配不上的，他不想姊姊因為束脩的事情而委屈了自己。

阿薇反倒笑了，「你別說胡話，不是因為你束脩的事情。我年紀也不小了，爺爺也是時候替我考慮親事了。」

前半句是安慰小謹，後半句卻是實話，不管爺爺是出於何種打算，阿薇自己知道，村裏到十八歲還沒有出嫁，或是連婚事都沒有定下的姑娘，怕是只有自己了。

早嫁晚嫁都是嫁，年紀拖大了，還未必有人願意要自己，現在嫁，還能拿回些聘禮換作小謹的束脩，又有什麼不好的？

這麼想著，她覺得憑自己的年紀和喬家落魄的條件，能嫁給楊青松已算不錯了。

到了傍晚，喬老頭回來了，但阿薇見他一臉鬱色，猜測可能事情不太順利。

等小謹歇下，喬老頭讓阿薇進了自己房間。

喬老頭總捨不得將油燈撥亮些，屋子裏暗沉沉的，喬老頭的臉越發陰晴不定，待阿薇拉凳子坐下，他終於開了口，「楊家人回話了，六兩銀子的聘禮都不肯出，說只能給到四兩，反倒叫我們給份大的嫁妝，還要列張單子出來瞧瞧。」

聽到這個答案，阿薇不由得怔了怔。

喬老頭以為她難過了，解釋道：「阿薇，爺爺是著急小謹的束脩，但也不會賣了自己孫女。這些日子，咱們攢下了一些錢，小謹的束脩只差四兩銀子，所以我也

沒管楊家多要，只讓他們給六兩銀子，其中四兩補給小謹做束脩，剩下二兩給妳置辦嫁妝，再托相熟的木匠給妳做些妝臺、繡墩，如此也不至於失禮，沒想到他楊家……竟是這般貪心！」這一番話，算是給阿薇交了底。

阿薇原本以為，是爺爺向楊家要的數目太大，讓那對貪財無義的夫妻不願意了，沒想到事情卻是如此。

六兩銀子的聘禮，按村裏的規矩，是個正常還偏低的數目，楊家怎會出不起？這意思就是不願意娶她過門了。

阿薇冷笑了一下，舅舅、舅媽的性子還變本加厲了，她道：「爺爺，您別生氣。這楊青松不嫁也罷，有那樣的公公婆婆，去了也是遭罪。」

喬老頭沒想到她這般看得開，立馬道：「阿薇，妳放心，爺爺必給妳找戶好人家，比他楊家強上千倍萬倍！」說罷，一陣氣急，悶聲咳嗽了起來。

阿薇趕緊幫喬老頭順了順氣，又寬慰他幾句，見他緩過了才提步出去，替他關好門。

同一片月色下，幾十丈外的楊家在安靜中充斥著劍拔弩張的氣息。

楊青松跪在地上，一臉決然地看著自己的父親、母親。

楊德成與王氏則面色不豫地坐在椅子上。

小兒子楊青柏比小謹還小幾歲，不明白父母和哥哥之間發生了什麼事，拽著楊青松的手想把他拉起來，可顯然是徒勞，楊青柏只好開口道：「哥，你就聽爹和娘的吧，不要跪了，快來陪我玩兒。」

楊青松看了弟弟一眼，示意他一邊玩去，楊青柏只好噘著嘴鬆開哥哥的胳膊，在一旁興味索然地拾弄起他的小泥人。

王氏終究不忍自己的兒子就這麼跪著，地上寒，老了會落病。

「青松，不是我們不讓你娶阿薇，只要喬老頭肯置辦那些嫁妝過來，我們一定讓你娶阿薇。」王氏覺得自己做了讓步。

誰知道楊青松並不領情，他太明白自己父母的意圖了，張口就道：「娘，喬家根本不可能有那麼多錢置辦嫁妝，您這麼說，就是沒打算讓我娶阿薇。」

楊德成一聽這話就不樂意了，使勁拍了拍桌子道：「怎麼沒錢了？我可聽說，喬老頭要送他孫子去鎮上安子賦先生開的私塾上學，安子賦可是整個青釉鎮最年輕、最有聲望的舉人，他開館授課，束脩少說要十兩銀子，喬老頭他偏心，只顧著孫子，不著急孫女，我看這錢就該先給阿薇置辦嫁妝。」

王氏拍了拍楊德成，「你別指望了，喬老頭還作夢他孫子將來也是舉人呢，我看我們阿薇命苦，是沒機會進楊家門了。」

楊青松聽到王氏又說這種話，不由重重喊了一聲，「娘，您——」

王氏也不願再哄兒子，狠聲道：「青松，娘給你交個底，我和你爹早就給你選好一門親事了，是鎮上陳家的姑娘，人長得秀氣，有一雙能拿繡花針的巧手。最喜人的是，陳家老頭在鎮上的官窯廠做工，陳家這輩沒有男丁，你娶了陳家女兒

就可以接陳老頭的班。」

楊德成也掩不住語氣裏的興奮，「官窯廠，那可是人人豔羨的活計，晃眼的金飯碗！你接手了，將來還能世世代代往下傳，這對我們老楊家可是天大的好事，你娶阿薇能有這些好處嗎？別說喬老頭捨不得置辦嫁妝，就算捨得，十兩銀子的嫁妝跟這天大的好處也沒法比！」

楊青松的目光有些滯住，只覺耳邊嗡嗡作響，像有千萬隻蒼蠅在飛。

楊青柏突然抱著泥人站了起來，笑呵呵道：「可是阿薇表姊長得好看呀！」

王氏聽著楊青柏莫名插來的一句話，似乎想到什麼，矮下身子對楊青松道：「兒啊，你可不能貪戀美色。這女人最重要的是勤快能幹、會生養，長得好看沒有用。」她撫著自己的臉，哀怨地歎了口氣，「娘年輕的時候也是美的，嫁給你爹，又生下你們兩兄弟後，才成了現在這個樣子。」

楊德成斜了王氏一眼，乾咳了幾聲，又繼續勸道：「你娘說得對，長得好看沒有用，太好看了，說不定還會給你戴綠帽子。阿薇從小跟著喬老頭走街串巷，除了補盤補碗，她什麼活計都不會，她幫不上你。再說了，你若真娶了阿薇，以後就要養著她弟弟還有那個死老頭，咱們家可沒有這些閒錢。」

楊青松重重地垂下頭，彷彿被一雙無形的手掌猛力按壓著頭頂，再也抬不起來。泥人真的不好玩，還是要哥哥陪自己玩，於是楊青柏又跑過來，伸手拽楊青松。楊德成和王氏也來幫忙扶起，跪了一個時辰的楊青松終於搖搖晃晃站了起來。

第二章 少女心事

大抵是賭了一口氣，喬老頭連著幾日沒有擺攤，淨往村裏鎮上尋覓媒婆，巴望著能給阿薇找一戶好人家，可好人家一時間也不是那麼好找，更何況喬老頭好似發了狠，要與楊家一較高下，但幾日下來卻只聽見喬老頭唉聲歎氣。

活計一日不做便少了一日的進項，喬家到底禁不住坐吃山空，這日日頭不大，喬老頭便暫時放下此事，帶著阿薇下山去鎮上擺攤，小謹仍舊是留在家中讀書練字。青釉鎮距離水竹村約莫兩刻鐘的路程，到了鎮上，祖孫兩人選了個蔭涼的地方坐下。

喬老頭喘著氣，拿出蒲扇搨了搨，阿薇忙遞了水壺給他，雖然日頭還未上來，但挑著工具擔子也很是累人的。

待緩過勁兒來，喬老頭燃著旱煙，慢慢吆喝起來，「補碗、補盤、補碟子——」一旁的阿薇則快速支起攤位，熟練地將工具鋪擺開來。

這日不是趕集日，鎮上來來往往的人比趕集日少了許多，一整個上午過去，就只補了一個黑釉壺、一個白瓷碗，入帳十五文。

祖孫倆倒是習慣這種偶爾的清淡，畢竟任何生意都會起落不定。

阿薇坐在爺爺旁邊，方便打扇子時照顧到爺爺。

她一邊搨著扇子，一邊想著，若是嫁了人，自己就不能幫爺爺出攤了，而小謹也到鎮上讀書，爺爺到底是個年過花甲的老人，也不知到時他一個人該如何才好。正想著，忽覺爺爺拿胳膊推了推自己，「來了，來生意了！」

喬老頭的聲音掩不住喜悅，將旱煙滅了，擱到一旁。

阿薇抬頭看去——一個身材頎長的男子正從對面的街道從容踱步而來。
今日他穿一身石青色直裰，腰間束著條紋飾簡單的白玉帶鉤，整個人清朗俊雅，如幽幽山間一樹青松，周遭燥熱的風忽而變得溫煦，拂過路旁濃蔭時，似能搖曳下一片鮮翠欲滴的葉子。

她的心跳不自覺快了幾分。

數息之間，男子已走到攤位前，阿薇下意識低下頭。

「公子，快坐。」喬老頭難得殷勤起來，拂袖在前面給客人坐的條凳上揮了揮灰塵。

男子不是第一次來光顧了，在幾次交往中，喬老頭已斷定他非富即貴，與他們這些鄉下人大有不同，稱一聲公子總是沒錯的。

男子趕忙虛扶喬老頭一把，連聲道：「不敢勞煩。」

阿薇聽他聲音清越又溫和，忍不住抬眼偷偷看他，那張臉膚白如玉、清俊俊逸，足以讓少女沉迷，只是他眉目冷清，眸中似縈繞著遠山之巔的層層冷霧，叫人望而卻步。

只看了一眼就悄然收回視線，她責怪自己上不得臺面，怎麼每次看到他就臉紅心跳的，可見自己內心裏是有些輕浮的吧？

男子輕拂衣衫坐下，將兩片薄薄的紅色瓷片雙手遞了過去。

喬老頭趕忙也用雙手接了過來。

男子從前拿來修補的瓷器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用的器物，喬老頭一年到頭都補一些碎了的粗瓷，那種精細的瓷器，他以前一年也遇不到一回。

器物珍貴，便需要他用最好的材料，甚至亮出自己的絕技才能修補得完美，但這男子從不討價還價，不吹噓自己的瓷器是多大價錢買來的，也不吝嗇用料好、花費多。

遇到這樣的客人，喬老頭倒覺得像是遇到一個懂得欣賞自己手藝的人，拿到這樣的瓷器也有一展拳腳的快意。

男子話不多，喬老頭也順著男子的脾性，並不多言，只捧著瓷片認真看了起來，無疑，這仍舊是件破碎卻精緻的瓷器。

但看了半晌，喬老頭卻皺起了眉頭，歎出一口氣，對男子道：「公子，這流霞盞是薄胎瓷，老朽不敢輕易下手。」

修補瓷器的方式，大致就是在裂縫的兩端各打一孔，然後將金屬做的銅釘嵌入其中，起到固定的作用。瓷器上打孔，是不能打穿的，如果不小心打穿了，還要想辦法將其填補起來，而打孔用的是金剛鑽，金剛鑽最怕遇到薄胎瓷，瓷器薄了，不僅容易打穿，甚至可能把瓷器再次打碎。

喬老頭自負手藝高超，可他卻不得不承認，今天這個難題他解不了了。

男子聞言也有些遺憾，接過喬老頭遞回的瓷片，似不甘心，又問：「那老丈可有其他辦法，比如不用打孔鑲釘，而是用黏合的方式把瓷片黏到一起？」

喬老頭沉思片刻，道：「公子說的這個，倒是個可行的辦法。有足夠黏合之力的材料不少，但要保證黏好了以後，瓷器可以沾水，甚至沾茶、沾酒，恐怕很難。」

哪怕是黏好了放著不用，要保證放上數年也不脫離也不容易達成。」

聞言，男子面上顯出一點失落之色，但仍舊禮貌道：「多謝老丈指點。」他從寬大的袖子裏掏出十多個錢幣來，也不數，遞給喬老頭道：「這些給老丈喝茶用。」喬老頭沒有接，笑道：「不可不可，老朽半點忙也沒幫上，不能收公子的財物。」沒攬下活，喬老頭本就覺得慚愧，沒想到對方還對自己客氣起來，自己沒收下錢，他反倒還有些為難。

這可真是反過來了，喬老頭心中感歎，這樣的人跟自己真是不一樣，從骨子裏就不一樣。

男子見錢遞不出去，手也尷尬地懸著。

喬老頭趕忙道：「公子若有其他殘盜，再來光顧老朽。」在這點上，他有自己的原則，沒有補上，半文不取。

男子這才收回手，再次向喬老頭致謝，而後離去。

阿薇見他轉身，才敢大大方方去看那挺拔如松、修長如竹的背影。

旁邊一個賣糖人的小販，與喬老頭投機，便常常在一處擺攤。

小販見這男子來補盜也不是三五次了，這會兒甚是好奇，忍不住與喬老頭討論起來，「欸，老喬，你說這般俊的小哥兒是哪裏來的，我在鎮上擺攤也好多年了，之前怎麼沒有見過他？」這般容貌氣度的人，如果以前見過，那是不可能忘記的。喬老頭倒不覺得奇怪，「外地來的吧。青釉鎮雖偏僻，到底是百年名鎮、天下瓷都，吸引點喜歡瓷器、喜歡古玩的人來，不奇怪。」

小販呵呵一笑，又問：「那你說這小哥兒多大年紀？我這眼神，一看一個準，怎麼就偏偏看不出來這小哥兒多大呢？」說樣貌吧，也就二十出頭，可那眼神、那氣度，又像是三、四十歲的人，經了人事，帶點蒼涼。

喬老頭嘿嘿一笑，「你個老糖頭！人家從哪裏來，多大年紀，跟你什麼干係？剛才那只流霞盞要是沒破，你知道管多少錢不？總之，人家跟我們不是一種人，這輩子也打不上交道，還是莫要多想得好。」

那個背影漸漸模糊了，阿薇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手，那個被火紅的鐵鍋釘燙過的傷口，因為及時沖了涼水，所以傷好以後疤痕並不猙獰。

那是三伏天，連湖裏的水都是熱的，他卻帶著一壺冰鎮的乾淨涼水。

夏天的冰是多奢侈的東西，他和她當然不是一種人。

風又變得燥熱，手上的疤痕好像也灼燒起來。

夕陽西下的時候，祖孫兩人收了攤，上山回到家裏，卻見劉媒婆站在自家門口。

阿薇打了個招呼，當先進屋了，劉媒婆便和喬老頭在院子裏說道起來。

晚飯過後，喬老頭找了阿薇說話，原來劉媒婆今日上門，是應了同村的王屠戶家所托。

王屠戶聽說喬老頭要為阿薇尋婆家，有意讓自己的兒子娶阿薇過門。

「阿薇啊，妳自己拿個主意吧。」喬老頭聽劉媒婆說，王屠戶家倒是願意出八兩

銀子的聘禮，比他定下的六兩還多。

阿薇一時間說不上來，王屠戶家的兒子從前見著倒是打過招呼，但他跟他爹一樣，臉上長著個大瘡子，上面還冒出幾根黑毛。

想著那幾根黑毛，就像黧豆腐上長長的黧毛，她差點打了個嘔。

「爺爺，要不，再勞煩劉嬸子多尋尋別的人家吧？」阿薇蹙眉道。

喬老頭點點頭，他也知道王屠戶的兒子在相貌上確實配不上他如花似玉的孫女，只是再尋下去，他也不敢保證就能遇到相貌堂堂的人物。若是相貌好，家裏又富裕，估計是看不上他們這等沒有田地的人家的。

他有心要替阿薇找一戶比楊家好的人家，可現實上卻有了難處。

喬老頭心頭感慨，要是楊家不如此絕情，他又何必在別處物色？束脩的事情比較急，由不得他慢慢挑選，但又怕誤了孫女終身，如此想來，喬老頭好似與那楊家有了不共戴天的大仇。

夜色漸濃，阿薇在床上輾轉反側，對於婚事，她並不是毫不憂心，王屠戶家願意給八兩銀子，要是之後幾天也遇不到合適的人，沒準爺爺就動心了。

阿薇歎了口氣，雙手合於腹上，卻意外摸到虎口上的傷疤，令她不由得想起白天那位來補流霞盞的客人。

記得他第一次來補盜的時候是個趕集日，同樣是午後，他信步來到攤前，才坐下沒多久就有趕集的人遠遠近近地停下圍觀，也許是好奇這樣一個長相俊朗、氣質清貴的人怎會坐到一個簡陋的小攤前。

他顯然也有些不自在，所以自那次以後，他再來絕不是在趕集日，也絕不是在人潮如織的時刻。

阿薇比他更不自在，因為她從來沒在這麼多人的眼光下幹過活，爺爺看出她的緊張，只讓她做了最簡單的活——把鐵銅釘加熱。

鐵銅釘比銅銅釘便宜，但更考驗手藝，因為鐵的延展性不如銅，所以上釘前要先加熱。

當然，在後來的每一次他都選擇用最貴、最好的銅釘，所以爺爺知道了，第一次他是在考驗自己的手藝。

不過阿薇當時就知道他看重的是手藝，因為從來沒有人會那麼認真地看她做活，哪怕只是簡單地加熱一顆銅釘。

本來已經非常緊張，再被他近距離看著自己，哪怕他是看她手上的動作，也讓她心裏和臉上都灼燒起來。

「哎呀，小姑娘，妳手抖什麼？」圍觀的人裏不知誰說了一句。

她嚇得打了一個激靈，手上一鬆，那銅釘便掉了下來。

她當時肯定頭腦混沌了，竟傻得用手去接，便有了這個傷疤。

爺爺當場就狠狠罵了自己，阿薇知道，爺爺不是有心責怪自己，只是圍觀的人太多，爺爺不能讓一眾人覺得他們的手藝過不去，那以後便沒法子再在鎮上攪活兒了。

但被幾十雙眼睛看著自己被罵，她還是忍不住羞愧。

那人卻甚是溫和，雖然他的表情沒有太大波動，但阿薇感受到他眼神裏的善意。他馬上就解開水壺給自己沖洗，冰鎮過的水涼涼的，她焦灼的心也安定下來。

瓷器補好了，他接過爺爺遞來的瓷器，卻將工錢付給她。

她一看，多了好幾十個錢。

他大聲說，這手藝值這些錢，圍觀的人也跟著誇讚爺爺的手藝，爺爺覺得很有面子，可離開時，他卻淡淡地對自己說了一句——快拿錢去敷藥。

她當然沒有拿錢去敷藥，手藝人，受點小傷在所難免，她沒那般矜貴。

阿薇一直記得那人的善意，他不僅體諒她的驚慌失措，還幫助爺爺解圍，慢慢的，她的腦海被那位客人的身影全然佔據了，他的眉目、他的聲音，都那麼清晰。

阿薇有些惱恨自己，她都快要嫁人了，她該擔心自己會嫁個什麼樣的丈夫，丈夫的家人好不好相處，那些與她生活不會產生交集的人，想來做什麼用？

月亮出來了，清輝灑滿每個孤寂的角落，也灑進無邊的少女心事中。

第三章 自找上門的婚事

過了幾日，喬老頭仍舊是一面帶著阿薇出攤，一面操心著她的婚事。

阿薇心頭有數，爺爺並沒有直接拒絕王屠戶家，而是拖著媒婆沒有答覆。她的擔心並不是多餘，如果沒有更合適的人選，爺爺多半就希望她答應嫁給王屠戶的兒子了，但該如何拒絕，她一時沒有好主意。

這日從鎮上收攤回來，見劉媒婆又在門口等著了。

阿薇仍舊是招呼一聲就進屋去，但這一次，她靠著房門，認真聽爺爺和劉媒婆說話。

不聽不知道，一聽嚇一跳，原來劉媒婆見喬老頭幾日也沒給個明確的答覆，以為他對聘禮不甚滿意，便說鎮上一家富戶願意出十五兩銀子，讓阿薇過去做姨娘，說是正房太太沒生下兒子，如果阿薇過去生下兒子，便與平妻無異。

喬老頭聽得暴跳如雷，抽出腰間的煙桿子，把劉媒婆打出門去了。

聽到劉媒婆哇哇叫的吃痛聲，阿薇鬆了口氣，看來爺爺還不至於為了小謹的束脩，扎扎實實挖個坑把自己埋了。

只是劉媒婆連鎮上要納妾的人家都找來了，可見也是盡力了，難道就真的沒有更合適的人家了嗎？阿薇的心思不禁又沉了幾分。

喬老頭被劉媒婆氣得捶胸頓足，第二日醒來覺得肋間有些疼，估摸著是肝火上來了，只得躺在床上休息，沒有出攤。

阿薇有些擔心，打算去請村裏的大夫，卻被爺爺攔下，她知道爺爺是捨不得花錢，卻又勸不動他。

料理完家務，阿薇叮囑小謹照看好爺爺，打算出門去割些肉回來。

喬家雖不富裕，肉食卻沒有像貧戶那般一年才吃上幾回，喬老頭覺得小謹讀書辛苦，又是他們喬家唯一的希望，肉食是怎麼也要供給小謹的。

阿薇平常都是在村裏王屠戶家割肉，如今有了那檔子事，覺得再去就有些尷尬了，便徑直往山下去。她心想，看來以後割肉都只能去鎮上了。

回家的時候日頭正盛，阿薇一手提著裝肉的籃子，一手擋著陽光，慢慢向山上行去。

水竹村坐落在小瓷山山腰，上山的路被踩過千萬遍，並不崎嶇，只是山路上鮮有樹蔭，泥土曝露，風稍大些就會有白色的瓷土灰漫天飛舞。

此刻山路上沒有別的行人，阿薇走著，忽然聽到後面有個腳步聲不緊不慢跟了上來，她回頭看去，只見斜坡下走來一個老婦，約莫六十歲的年紀，面生得很，應該不是村裏的人。

忽而一陣大風吹來，陽光瞬間陰了下來，阿薇被揚起的白色濁風噙了幾口，趕忙掩好籃子，捂住口鼻，加快了上山的腳步。

這時聽到身後傳來一陣劇烈的咳嗽聲，阿薇想著必是剛才那位老婦，看來她不太熟悉小瓷山的情況，於是艱難地折返過去，扶著那老婦往上行去。

好不容易躲過那陣白塵，又難得見到一棵大樹，她扶著老婦坐到大樹下歇息。兩人身上都染了不少白灰，老婦伸手不停拍打，卻揚起更多灰塵，咳得越發厲害了。

阿薇這才發現老婦穿得比一般農人體面得多，看來是鎮上來的。

老婦見阿薇拍著後背替她順氣，不由得笑著誇她，「當真是個好姑娘。」

阿薇又掏出一張手絹，遞給老婦擦臉，「老人家，您是上山找人嗎？我就住在這山上，或許能幫到您。」

老婦拿起手絹抹了幾下，笑道：「姑娘，老身正是找妳。老身見今日你們沒有擺攤，正愁不知何處去尋妳，沒想到剛才在山下看到妳，真是緣分！方才老身正想叫妳，不料來了一陣白茫茫、不知道什麼的東西，好在姑娘心善，沒有捨下老身。」

找自己？阿薇皺了皺眉，見老婦慈眉善目的樣子，便收起防備，問道：「不知道老人家您找我什麼事？」

老婦笑著，開門見山，「老身想為姑娘說一門好親事。」

聞言，阿薇愣怔住了。

老婦見她不語，趕忙解釋道：「姑娘莫怪老身唐突，老身姓曲，是正經人家來著。」

阿薇一想，或許是劉媒婆之前探過口風的人家，如今想親自來相看一番倒不奇怪，便也大方問道：「不知您說的是哪戶人家？」

老婦認真道：「是這樣的，姑娘，這戶人家是老身的親戚，家裏孩子到了婚配的年紀，老身想將你們兩人說合說合。這個小夥子，人品相貌都端正得很，學得一門修補瓷器的本事，算下來與你們家還是同行。」

「同行？」阿薇睜大了一雙明眸。

「是啊。」老婦笑得溫和，「你們要是成了親，妳還能幫上他的忙，妳說多好？」

老婦見她若有所思，該是有些興致的，便又接著道：「這個小夥子呢，他住在大瓷山上，以後妳要回家探望也不遠。」

大瓷山和小瓷山是相鄰的兩座山，但阿薇只在小時候採蘑菇時去過大瓷山，因為那是座高大的深山，除了一些獵戶和採藥人，很少聽說有農人、匠人住在那裏。人少的地方通常都帶著三分危險，她小時候就常被告誡不能一個人去大瓷山，此

時提到大瓷山，她不禁有幾分陌生感。

換老婦問阿薇，「姑娘，妳去過覃州嗎？」

阿薇搖了搖頭，她長這麼大還沒有離開過青釉鎮方圓百里的地方。覃州她沒去過，但是知道，那是省城，是將來小謹考鄉試要去的地方，應該很是繁華。

老婦道：「這小夥子現在是獨居的，父母兄妹都在覃州府，家裏做點小生意。他生性好靜，又喜歡青釉鎮這邊民風淳樸，所以自學成那門手藝後，就回到大瓷山的祖宅。你們若是成了婚，逢年過節倒可去覃州府逛逛。」

「那……他多大年紀啊？」阿薇對這個不願生活在繁華地方，反而獨居深山的小夥子有幾分好奇。

老婦眉眼柔和，笑道：「今年二十有五。」

怎會這般年紀才說親？阿薇皺眉。常聽人說，那些上了年紀還找不到媳婦兒的，要麼是身體有些殘疾，要麼就是家中太過窮困。

老婦自然知道她的擔憂，歎了口氣道：「姑娘，老身也不騙妳，這個小夥子七年前成過一次親，不過那娘子是個病秧子，沒留下一兒半女就走了。這小夥子一直沒有再娶，這些年他自己存了不少錢，這不，家裏操心他的婚事，讓老身好生給相看一個，老身在鎮上看到過姑娘幾次，想著你們是同行，就動了心思。」

聽說是個鰥夫，阿薇難免有些膈應，只是又想，兩個人成親走到一塊，自然都希望是一生一世一雙人，但到底天災人禍不可預料，想來這人拖到現在才再娶，也該是個情深義重的人。

老婦又將自己說的這小夥子好好誇讚了一番，見阿薇只是陪笑不語，以為未婚女子臉皮薄，便收了勢，轉而道：「姑娘，老身今日與妳閒談一番，妳莫要覺得尷尬，一切是為了一段大好姻緣。妳若不反對，我改日便讓那小夥子遣了媒人過來，與妳家中大人細說。」

阿薇客氣地點點頭。

老婦走後，阿薇提著籃子繼續往山上行去。

雖對老婦所說的事並未太過放在心上，但她有心把今日的際遇與爺爺講述，讓爺爺明白，她的婚事並不是沒有別的選擇了，好防止爺爺情急之下答應王屠戶家。但回到家中卻聽小謹說，爺爺身子還未好，喝了一碗自家挖的草藥熬的水，已經睡下了，此事便暫且作罷。

第二日早上，喬老頭身子好了些便決定出攤。

阿薇想勸他多休息休息，喬老頭卻是個固執的性子，她便不再勸，只把重擔挑在自己肩頭，想換爺爺來拿輕一些的工具箱。

喬老頭卻把擔子挪到自己肩頭，笑得仍舊開朗，「爺爺還挑得動，妳女孩子家的，壓彎了肩頭不好看。拿好工具箱，給我開門吧。」

阿薇歎口氣，心裏卻有幾分暖意，爺爺雖待自己不如小謹，可到底是沒有苛待，真要說爺爺苛待了誰，便是苛待了他自己吧。

伸手推開門，阿薇卻見門外站著一個塗脂抹粉、頭上簪花的中年婦人，只一眼就知道對方是什麼行當了，但這媒人不是之前的劉媒婆，阿薇覺得眼生。

婦人臉上堆笑，也是正欲敲門的樣子。

「爺爺。」阿薇朝門裏叫了一聲。

喬老頭側頭看出來，見是媒人，趕忙放下擔子請進屋來。

喬老頭在簡陋的廳堂裏接待媒人，阿薇捧了兩杯茶進去，因不便久留，放下茶杯就出來了，卻隱約聽得爺爺略嫌惡地問了句——「是個鰥夫啊？」

鰥夫？那該是昨天碰到的老婦說起的那位，她真沒想到對方這麼快就遣了媒婆來。

小謹躲在門外偷聽，被剛出來的阿薇抓個正著，只好吐了吐舌頭，輕手輕腳回了自己房間。

阿薇從水缸裏打了半桶水，往院子裏侍弄起那些初春種下的瓜果葉菜，卻明顯有些心不在焉。

過了約莫一個時辰，媒婆才從廳堂裏出來，喬老頭坐在桌前，臉色看不出好壞，阿薇便放下葫蘆瓢，替爺爺送客。

媒婆走到門口，突然笑呵呵地拉起她的手，阿薇猝不及防，只得訕訕笑著。

卻聽媒婆語重心長地道：「姑娘，這家的小夥子是真好，人品相貌都是一等一的，我在這十里八鄉保了多年的媒，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人。」媒婆回頭往廳堂裏看了一眼，又低聲道：「姑娘的終身大事，可要自己拿個主意。」

送走媒婆，阿薇知道，大抵是爺爺猶豫不定，所以才有了媒婆那番話，雖然媒婆說話常有誇張之處，倒也不會是胡吹海侃，畢竟保得了一時媒，保不了一世婚，總是要給自己的行當留些名譽，因而她覺得，老婦昨日說的這個人，品行和相貌肯定還過得去。

喬老頭見阿薇走過來，便讓她坐下，開口道：「阿薇，今天遣媒婆來的這家人，倒是之前不曾提過的。我聽著不錯，就是男方年紀稍大了，又是個鰥夫。」

喬老頭燃了旱煙，將這個小夥子的情況又講了一遍，與昨日老婦所言基本相同，說罷，他徐徐吐出一口煙，對阿薇說：「你自己拿個主意吧。」

阿薇對於自己沒有見過的人，光聽別人說道，實在難有什麼判斷，便反問道：「爺爺，您覺得如何？」她想知道爺爺的真實想法，真正拿主意的人是爺爺。

喬老頭擱下煙桿，一時語重心長，「這些年，妳跟在爺爺身邊做幫手，倒是耽誤了學女紅，若去別的人家，難免有被嫌棄的地方。而這個小夥子也是補瓷匠，妳去了能給他搭把手，他有倚仗妳的地方，想必不會苛待妳。他又是獨居的，父母兄妹都在覃州，不用妳伺候公婆，也免了妳被婆婆、姑嫂拖磨，聽說他上面那個哥哥已經給家裏添了兩個孫子，這麼一來，公婆不會催著妳添丁，妳倒能過得順遂些。」

阿薇沒想到爺爺的心思這般細膩，能想到這些她從不曾想過的問題，如今聽到爺爺這麼一說，她對這門婚事倒有了些興致。

其實喬老頭還有一點沒說，他覺得生活在省城的人，眼界比鄉下人高得多，有了

在覃州的親家，對小謹或許能有個幫扶。

喬老頭曉得諸般好處，卻也看到了鰥夫身分的美中不足，只是他仍舊道：「他從前成過親，這也有個好處，想必他比那些愣頭青小夥子沉穩，會疼人些。」

阿薇聽明白了，爺爺是同意的，想必除了這些理由，這個小夥子願意出的聘禮也能合爺爺的意。爺爺是希望她點頭的，之所以沒當場答應媒婆，大抵因為先問過自己，顯得少了些專制的意味。

「爺爺，這個人不是本村的，大瓷山那裏咱們又不熟，不能光聽媒人怎麼說，還是得去打聽打聽才好。」阿薇說出了自己的疑慮。

喬老頭啞口煙，點點頭，「爺爺也是這麼想的，妳放心。」

這日因媒婆上門的事情耽誤了時間，祖孫兩人便沒再去鎮上擺攤，只挑著擔子順著村子裏走了一圈，又往鄰村吆喝，統共補了三個破瓷碗、一個青釉瓷壺、兩個大水缸。

那大水缸是鄰村祠堂裏的，有一人高，破得厲害，補完得了兩百個錢，祖孫兩人摸著錢，頓時眉開眼笑，喬老頭做主早些收攤回了家。

晚飯吃的相對豐盛，祖孫三人有說有笑，婚事與束脩的迫在眉睫，暫時被喜悅沖淡了。

第四章 現實與緣分

第二日，喬老頭獨自下山去了。

阿薇猜到爺爺是去打聽那鰥夫的事情，心裏對於結果說不出是期盼還是不安。

哪知不到午時喬老頭便回來了，見他臉色不太好，阿薇只好壓下心頭的迫切。

飯桌上，喬老頭苦著臉開口，「今日下山聽到一個消息。私塾那邊的束脩又漲了，竟又加了五兩，統共要十五兩之多，所以小謹，爺爺沒法子讓你去鎮上念書了，期限只剩幾日，十五兩銀子咱們是不可能湊上了，阿薇，妳的婚事不用急，爺爺慢慢給妳找好人家。」

阿薇知道，普通鄉里人家娶媳婦不可能有超過十兩銀子做聘禮的，除非是像劉媒婆說的鎮上買來做妾的富戶。

之前爺爺說束脩差了四兩銀子，如今便差了九兩，加上還要預留嫁妝錢，那是無論如何也湊不上了。

小謹聽了卻十分高興，拍手道：「我就在村子裏的私塾念書，不要姊姊嫁人。」

阿薇欣慰地摸了摸小謹的腦袋，她心裏其實已做好嫁給那鰥夫的準備，只等爺爺打聽情況再明確定下，雖說是做填房，可她也細細想過了，爺爺那些話的目的是希望她點頭，但如果對方的人品相貌都過得去，又有一門手藝能糊口，她倒不是很介意鰥夫的身分，只是爺爺下山就聽到了私塾的消息，想必就沒有再去打聽鰥夫的事了。

事情有了變故，阿薇對於不用倉促嫁人鬆了一口氣，卻還是有些擔心，婚事遲早要提上日程，也不知道自己將來到底能嫁個怎樣的人。

這日後，祖孫兩人還是照常擺攤，只是喬老頭的精神有些蔫蔫的。

阿薇知道爺爺一心期盼小謹成才，如今這束脩一漲再漲，滅了爺爺的希望，想必

他心裏很不好受。

到了交束脩截止日這天，喬老頭一早起來，面色更是不太好。

阿薇將早飯的碗洗乾淨，又取了抹布擦工具箱和挑子。

手藝人對吃飯的工具都愛護得緊，喬家的規矩是，只要見了灰就要及時擦乾淨。喬老頭在屋裏燃起旱煙，抽上幾口能讓他心情放鬆些，也免得一會兒擺攤時一臉頹喪，見人趕客。

這時，喬家的門被敲響了，阿薇一開門，見是幾天前來過的替鰥夫說親的媒婆，面上帶著慣常的笑容。

阿薇心想，人家必是來問他們考慮清楚沒有。她有心告訴媒婆，婚事暫時不提了，又覺得女孩子家自己說這種事情不太好。

這會兒，喬老頭聽到聲音也出來了。

還沒等喬老頭說話，媒婆先笑道：「趕巧了，喬老爹還沒出門，正好抽空看看聘禮，正是之前提到的那位小夥子差我送來的。」

阿薇和喬老頭面面相覷，順著媒婆的指引，這才注意到她後面還跟著兩個挑夫，挑夫身前擺著兩口大紅箱子。

喬老頭疑惑道：「什麼聘禮？我們還沒答應這門婚事。」

媒婆陪笑道：「是是是，是還沒答應。我知道喬老爹您還在物色別的人家，小夥子也擔心您把阿薇姑娘許給了別人，所以讓我先抬了聘禮來給喬老爹您相看。」

說罷，她吩咐兩個挑夫將箱子打開。

喬老頭皺了皺眉，跨過門檻，走上前去。

半晌，阿薇見爺爺一動也不動，似乎怔住了，便也有些好奇地走了過去。

只見兩個箱子中，一個裝著綉面絲綢的衣物、被面、繡鞋，一個裝著銅鏡、妝匣、珠寶首飾。兩個箱子都被塞滿了，東西也都是簇新的。

阿薇也愣住了，這些東西對普通人家來說算得上貴重，好些東西倒像是女方應該準備的嫁妝。

對方彷彿挺清楚喬家的家境，卻沒有嫌棄，而是考慮周到地把喬家該準備的東西都置辦好，倒挺有誠心的。

只是一個補瓷匠，怎會這般富裕？

阿薇不語，只等著爺爺發話。

喬老頭看了眼笑出一臉花的媒婆，清了清混沌的頭腦，「這些是聘禮？」

「不錯，還不止這些呢。」媒婆笑著從袖中取出兩個十兩一錠的銀錠來，「是這樣的，上回喬老爹您問了聘禮，我當時未問過男方家的意思，便只答了您小夥子家境不錯，肯定不會低於六兩。如今啊，這個小夥子家裏說了，阿薇姑娘是這麼好的姑娘，又是委屈來當他家小夥子的續弦，他們願意出二十兩銀子，加上這兩箱東西，讓喬老爹您多加考慮。」說罷，媒婆將兩個銀錠放到喬老頭手裏，「喬老爹和阿薇姑娘若是願意，今天就收下這些聘禮吧。」

喬老頭很久沒有見到過十兩一個的銀錠了，一下手裏卻有了兩個，竟覺得沉甸甸的，好像快要托不住了。

阿薇看著有些失態的爺爺，再看看如此豐厚的聘禮，心裏更為不踏實，如果人家真有這麼豐厚的家底，幹麼非要娶自己？

喬老頭也很快清醒了幾分，將銀子重新塞到媒婆手裏，肅然問道：「妳跟我說實話，這家子人到底是做什麼的，一個補瓷匠怎麼會有這麼多錢？大瓷山那種荒山，也從沒聽說過有這麼有錢的人家，莫不是什麼山賊、土匪佔山為王，想哄騙良家女子到山上去取樂？」

想到自己的孫女如花似玉，莫不是跟自己去鎮上擺攤入了那些不入流的人的眼？喬老頭不禁膽寒，又猜測道：「莫非是個缺胳膊斷腿的人？還是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暗病？」

媒婆始料未及，老頭子怎會有這種想法，這是錢少了不願，錢多了又懷疑，她可真是攬了個苦差事。

「喬老爹，您想哪裏去了，這可是正經人家，我哪敢給不正經的人家保媒呀，我還要在青釉鎮一帶攬活兒的。再說了，談好了親事，我們也要過庚帖，庚帖上除了八字，還得寫明籍貫和祖宗三代，這個可沒法造假，到時你們可自行去打聽。小夥子好胳膊好腿，身體康健不說，長得還十分俊俏，與你家孫女很是相配。」媒婆喘口氣，繼續解釋，「小夥子的父母不是在覃州府做生意嗎？所以家中小有積蓄，小夥子再娶，家裏十分看重，覃州府上的姑娘也有得選，不過小夥子現在在大瓷山，覺得還是就近找一個好。」

「之前你們在鎮上擺攤，人家也暗中相看過，又打聽到水竹村的喬家是出過秀才的好人家，阿薇姑娘的人品相貌在村裏也是有口皆碑，人家這才動了心思。再者，你們是同行，阿薇姑娘是喬老爹的好幫手，若是娶了阿薇姑娘，這幫手就變成人家的幫手了，小夥子家是考慮到這一點才好心好意要多加聘禮。」

阿薇心下明瞭，如此倒解釋得通了，人家肯出這麼高的聘禮，也許就是想著自己能去做個幫手吧，畢竟爺爺這邊少了自己，大件的東西便補不了了，收益必然要少很多，聘禮高也算是一點補償。

喬老頭仔細看著媒婆神色，覺得她也不像說假話，鄉里鄉親的，真做了見不得的勾當，如何再在這一帶立足？再瞧瞧自己孫女的相貌，若是生在覃州府那樣的地方，生在一個富裕些的人家，倒不是當不起這樣高的聘禮，或許小夥子的父母是以覃州那邊的風俗下聘，那麼比小村小鎮上高一些也不奇怪。

心頭千迴百轉，喬老頭終究意動，拉著阿薇走到一旁，低聲道：「阿薇，這聘禮確實挺豐厚的，除了鎮上的大戶人家，恐怕要屬這十里八鄉的頭一份，想來妳嫁過去是有好日子過的。」

阿薇知道爺爺想要收下聘禮，這會兒下山還能趕得及給小謹交束脩，不管自己是否同意，爺爺恐怕都已下了決定。

想著自己的婚事一波三折，本來已做延後的打算，沒想到對方正好送上聘禮，解了束脩的燃眉之急，說不準這還真要歸結到緣分二字。

「爺爺，聘禮可以收下，回頭您再好好替孫女將對方相看相看。」阿薇答應下來，心頭甘願卻又有些忐忑，只盼著對方真是個不錯的人。

喬老頭喜不自勝，讓她先回屋裏去，又向那媒婆多打聽了幾句。

媒婆信誓旦旦，不似有假，喬老頭終於滿意地道：「這婚事我們應下了，勞煩妳與那頭說一聲，把日子定下來，庚帖和嫁妝我們會跟著準備。」

媒婆頓時喜上眉梢，吩咐兩個挑夫將箱子搬了進門，將兩錠銀子複又揣到喬老頭手裏。

夜色幽靜，帶著幾分青草氣息的風，拂過山間一棟精巧別致的竹屋。

竹簾隨風掀動，屋簷下一串瓷鈴鐺搖曳起細碎的清響，幾隻停歇在屋頂上的雀鳥驚起，撲棱著翅膀飛向竹林深處。

竹屋內，雲皮紙製的燈盞外罩，籠住一室朦朧。臨窗處，花梨木矮几上隨意放著一套仿汝瓷茶具。

天青釉壓手杯裏盛著清亮的茶湯，一隻修長有力的手托著，送到微啟的薄唇邊。手的主人此刻正坐在一方蒲草墊上，身體斜依著矮几，姿態很隨意，目色卻很凝重，看著前面躬身回話的老婦，他慢慢吐出幾個字，「曲嬾嬾，這叫騙婚。」

曲嬾嬾淡淡一笑，道：「老奴何曾有過辰軒少爺說的這種行徑？」

辰軒眼眸輕動，「才二十兩銀子加兩箱雜物就算聘禮了？我們范家何時這般吝嗇了。」

知道他這是故意挑毛病，讓自己打退堂鼓，曲嬾嬾早就做好了準備，從容道：「老奴想，咱們初來乍到，還是入鄉隨俗得好。二十兩銀子加上兩箱重物，已是整個青釉鎮數一數二的聘禮，若真是按范家的規矩，用兩封銀子做壓箱禮，再抬夠九箱開門禮，只怕整個村鎮的人都要出來圍觀了。老奴心知辰軒少爺不喜熱鬧，自然不敢鬧出這麼大動靜，若是覺得委屈了這位姑娘，回覃州時，老爺、夫人必會給新婦一封大紅包。」

辰軒收緊了下頷，心想曲嬾嬾果然有備而來，連回覃州都提到了。便道：「撒謊的行徑也屬騙婚。曲嬾嬾可有將范家情況和我的情況如實相告？」

曲嬾嬾抬起了頭，堅定道：「老奴未曾撒謊，自然如實相告。」

她遣媒婆悄悄上山來看過辰軒少爺，雖然只是暗中相看，好歹讓媒婆知道少爺確實是清風朗月般的人物，保的是明媒，她對喬家小姑娘說出的話也絕不是虛言。父母在覃州府做生意，小夥子一個人在大瓷山，做的是修補瓷器的行當，之前成過一次親……這些通通不是作假，只是，她雖口上信誓旦旦，心裏也承認自己的確有所隱瞞。

雖然看中這位姑娘的人品相貌，但曲嬾嬾素來謹慎，不願在這個的時候就曝露出范家的富貴。一來范家家大業大，若被喬家知道，難免生出攀附之心；二來，喬家若順著覃州富戶的名號去打聽，難免會知道七年前那樁事情的風言風語，這對辰軒少爺極為不利。

范辰軒來青釉鎮不過數月，並沒有清楚他身分的人，在曲嬾嬾懇切的言辭之下，連媒婆也被她糊弄過去了。

所隱瞞之事當然有如實相告的一天，但那必是在夫妻兩人琴瑟和諧之後。

曲嬾嬾承認自己自私，但為了辰軒少爺的終身大事，為了老爺、夫人多年的期盼，她不得不做一次壞人。

Crescent Family